

# 当代文学与庄禅美学

□张志忠

## 老庄、禅宗美学的当代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狂飙突进，曾经让我们感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当下的文学状况恢复常态之后，则可能会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新时期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性，其实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我愿意加以补充阐发的是，新时期文学对老庄、禅宗美学的内在传承，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庄重浑厚、气象森然的儒家美学，强调仁义之美，注重现实功用，教化世道人心，敦善君臣伦理，如杜甫所言，“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致君舜尧上，再使风俗淳”，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人，倡导人们的“社会化生存”，善则善矣，未几规范严密，难以亲近。什么时候，它还与专制权力结合，皇家正典，来势汹汹，让人避之弃之惟恐不及。庄禅美学的弘扬想象，放飞心灵，超越功利也超越权势，外法自然，内依本真，彰明个性，浪漫狂放，推崇的是“自然化生存”，如陶渊明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泽厚在《漫谈庄禅》中描述庄子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个人的本体存在，由于摆脱了一切“物役”从而获得了绝对自由，所以它是无限的。他“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他能作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天阨”。它“无所待”，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束缚、限制，从而“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连生死都对他无影响，更何况利害？更何况种种世俗“尘垢”？而这就是“至人”、“真人”、“神人”、“大宗师”——一句话，即庄子的理想人格。其与文学创作更为密切的，庄禅哲学美学地把握世界质张感性的方式是：“无论庄禅，都在即使厌弃否定现实世界而追求虚无寂灭之中，也依然透出了对人生、生命、自然、感性的情趣和肯定，并表现出直观领悟高于推理思维的特征，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不同于西方（无论是希伯来的割裂灵肉、希腊的对立感性与伦理性）的重要之处？也许，在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之后，这就是中华民族将以它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精神和聪明敏锐的优秀头脑对世界文化作出自己贡献时，也应该珍惜的一份传统遗产？”1980年代曾经流行“美学热”，其要点就在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本土的庄禅美学的汇流所掀起的以反对异化、倡导人性复归，即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所唤起的众多青年人对新生活新生命的向往。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则是对于奉行多年的源自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构和颠覆，在明火执仗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对庄子、屈原、司马迁以降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暗渡陈仓，并且形成一股巨大的创作潮流，至今难以平歇。

对于新时期文学与庄禅美学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并且做出了积极成果。但人们的视野未免狭隘化表面化，多集中在汪曾祺、阿城等剑走偏锋的作家身上。其实，从王蒙、宗璞，到莫言、张炜、贾平凹、韩少功，这些从1980年代活跃至21世纪初叶的重量级作家，他们的作品和美学思想中，也闪现着庄禅美学和文学传统的智慧与魅力。

## 儒道互补：从《蝴蝶》到《惚恍小说》

在近年来的“国学热”中，王蒙接连推出了专著《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奔腾》《老子的帮助》，并且频频在各处名家论坛和电视媒体上出面宣讲庄子老子，给文坛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也令人思索王蒙与老庄的深厚渊源。诚如王蒙在《庄子的享受》简介中所言，“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不二的奇才。《庄子》一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书。庄子令一些人爱得沉迷，恨得顿足。本人谈庄子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例如古汉语与中国古史。我有的是不止一种文体的文学写作实践，是人生经验、包括顺境下、特别是逆境下生活与思考的经验，是想象力与沟通的愿望与能为，是不无己意新新创意的阅读的生发——台湾喜欢用的词是‘发酵’，叫做庄子两千多年后在老庄身上发酵啦。与其说我是在注什么经，不如说我在认真阅读

的同时找材料注我。我希望我的《庄子的享受》对于《庄子》不是佛头着粪，而是差堪比翼，我的幻梦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思辨直奔骑牛李耳，悠悠差及化蝶庄周。”是的，王蒙与庄子的渊源很深，曾镇南在1980年代中期就曾经指出这一点。《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从掌握一座城市命运的市委“张书记”到沦落乡村接受农民监督改造的“老张头”，再到“文革”结束后复出且升职的国务院某部“张部长”，这一切变迁，都不是出自张思远的内心渴求和自愿选择，而是大时代风云跌宕中的命运拨弄，迷离恍惚间，他不禁发问：“真我何在，蝴蝶乎，张思远乎？”《逍遥游》直接借取了《庄子》的篇名，作品内蕴也与庄子的奇情异想有暗合之处。王蒙的作品曾经被认作是“东方意识流”的典范之作，其自由跳脱的结构、汪洋恣肆的文笔，恐怕是其对庄子的遥远回应吧。

再说宗璞。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在海内外被认定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名誉崇高无比，在宗璞笔下，他却是个儒家哲学和庄禅境界浑融一体，坦然为人的。“这‘人’的条件的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能取得什么，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面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惜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又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到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宗璞的小说作品，自《南渡记》开始，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记忆，个中原因之一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现实的功利化平庸化使宗璞感到失望，转而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文人学士身上，发掘其汇通中西、儒道互补的精神境界。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总名为“野葫芦引”，也不无庄禅的仙风道骨，飘逸轻灵。宗璞追忆父亲冯友兰的文集《云在青天水在瓶》，充满禅意妙情，得名于冯友兰生前非常喜欢的唐李翱的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到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2008年，因为眼疾写作已经非常困难的宗璞发表了《惚恍小说（四篇）》，似乎是从长篇小说的历史语境中回返现实的短平快之作，但是，这又和当年的《红豆》《三生石》《弦上的梦》等直击现实生活深处、叩击心灵隐微的旨趣相异，而是大有《道德经》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意境，与现实生活若即若离，意近旨远，作家还生怕读者未能领会其良苦用心，让作品中的一个叫阿虎的人物现身说法。这位阿虎，因为见多了大公司里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辞职办了个“稻草垛咖啡馆”，自己做自己的主，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自得其乐。有旧日同事夸奖他的咖啡馆办得好，应该考虑开连锁店——

阿虎笑笑，说：“成功几个子儿一斤？人不就是一个身子，一个肚子吗？”他记得小时父亲常说：鹤鸟巢林，不过一枝；鼯鼠饮河，不过满腹。不过他不对旧同事说这些，说了他们也不懂。

阿虎的父亲是三家村的教书先生，会背几段《论语》、几篇《庄子》。不过几千字的文章，他不但自己受用、还教育儿子，乡民也跟着心平气和。阿虎所知不过几百字，常想到的也不过几十字，却能让他知道人生的快乐，不和钱袋成正比。

## 历史与自然：庄禅境界的正面与负面

莫言、张炜、贾平凹、韩少功等“50后”作家，与王蒙、宗璞等上一代作家对庄禅美学的继承，有着自己的特征：他们缺少后者的那种儒道互补的调谐而偏向于道禅一脉，同时，却也对庄禅的消极一面持有相当的警觉；他们对于将庄禅思想融入人生态度，可能会有保留，却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抱有更大的热情去加以探讨。

贾平凹的《废都》中也有一只蝴蝶，庄之蝶，他与王蒙笔下的张思远，两者都有着作家“夫子自道”

# 学术期刊的制度建设与学科发展

□马昕

2014年6月20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与学科发展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期刊与成果项目评价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文艺报》社、《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复旦学报》编辑部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推进本刊的制度建设与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和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分别致辞。刘跃进说：“近年来，《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制度建设上完成的最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从1999年开始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并严格执行三审程序。此外，本刊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编辑、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体做法包括：一、实行发稿会制度；二、进一步严格校对程序和校对标准；三、创办《文学遗产》网络版，并确保网络版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四、强化外审专家的责任意识。”陆建德则表示：“制度建设的难点在于平衡制度与个性之间的矛盾，制度也会把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也会造成四平八稳，丧失活力。我们的国家很大，但学术圈子很小，所以匿名评审有时候也会出现各种问题。而跳出个人的利害关系，为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价值服务，则能使办刊者坚持学术操守，弥补制度的不足。”

与会代表围绕着制度建设和学科发展展开了讨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建设的作用与局限。多数与会专家都认为制度建设对学术刊物既有巨大的益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左东岭认为：“制度是用来管‘坏人’的，只能‘保底’，仅靠制度办好刊物是不可能的。将不规范的提升至规范，并不能直接形成创造性，且过度的制度化会浪费资源。”陈引驰则说：“制度建设不只是管‘坏人’，学者的成长需要不断接受批评，好的制度可以促进学者互相讨论，改善学术生态。”第二、制度建设的具体设计。为了

更好地发挥制度的益处，并规避其局限，与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一是对编辑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左东岭、杜桂萍和罗剑波均强调了编辑人员本身一定要是专家，要长时期处在学术前沿，才能把握学术动态。二是对外审专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刘毓庆认为选择外审专家不应只看资历，尤其是对一些选题较为偏僻的文章，应首先看重领域对才；还应考虑到外审专家各自的学术路数与风格。三是对评审环节进行调整。如陈引驰认为，文章送交匿名评审前，应更加妥善地做好匿名处理，注解中“拙文”字样与项目名称会暴露出作者身份，要删掉。四是对约稿方式进行调整。黎湘萍认为，可用征稿取代约稿，既可解决约稿质量不佳的问题，又不破坏正规的三审程序。朱万曙认为，为平衡制度公平与学术个性，可对文章进行具体区分，制度建设主要针对正式的学术论文，而学术争鸣文章、笔谈文章和约稿文章则可灵活处理。六是用数字化。黎湘萍、罗剑波和刘京臣均认为，数字化方式可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而且是学术期刊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第三、办刊宗旨与学科发展。何宗美认为《文学遗产》应该激励学术理想，体现学术气度，反映学术热度，实现高层与底层的双向互动。刘玉才认为，《文学遗产》应承担起引领学科的任务，发表文章要有示范意义，同时还能容纳多种文类，促进“百家争鸣”。陈书岩则具体举例，认为《文学遗产》过去对民间歌谣的关注还不够，日后应引领学界对该领域有所关注。张鸣建议，在纸版刊物正式发表之前可先将文章挂在网络版，接受读者的批评。罗剑波则认为，国际化也是刊物对学科引领作用的重要体现，《文学遗产》应加强与国际同行对话，更好地走向国际学术界。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李琳、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张廷银分别介绍了各自刊物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优良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与成果项目评价部王力介绍了社科院期刊评价体系（AMI）的基本情况。

刘跃进在总结中，呼吁学术界尽快转变观念，突破狭隘的“书斋学问”，多关注社会价值建设，用学术服务社会，为古代文学研究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经典核心价值的认识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是其伦理价值，伦理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离开了伦理价值就无所谓审美价值。从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到近代文学经典《哈姆莱特》《老人与海》，对伦理问题的深刻揭示和其特有的道德教诲价值是这些作品成为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有人则认为：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从文学活动交流的角度看，文学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从文学表现方式的角度看，文学用语言塑造形象，借文学形象传情达意；从文学活动的效果看，文学经典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为艺术感染力和情感慰藉性。没有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立命之本。文学经典的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娱乐价值、交际价值等都是从审美价值而来的。

的确，文学的价值是一个包含许多个价值要素的价值体系，朱立元认为，文学的价值是一个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系统，包括审美、消遣娱乐、认知价值、道德、思想、宗教等10种价值。这里的问题是，在文学经典的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究竟是审美价值还是伦理价值，还是另外的某种价值。我们先从弄清概念入手。

先看伦理价值。所谓伦理，是指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应当遵守的原则和规范，所谓伦理价值，就是在体现、维护、培育这些原则和规范时所表现出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一般而言，伦理原则和规范基于特定的人类生产生活条件而形成，为调节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存在。一种社会条件下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换一种社会条件就可能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尤其是阶级社会的伦理规范往往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旧的伦理规范常常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束缚和障碍。当然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过程中，也慢慢积淀下了一些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成为维持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人类精神统一的基本条件，如亲情、公正、诚实等等。但即使这些看似永远和普遍有效的伦理规范，也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情境连在一起，难以设想任何一条伦理规范可以不加条件地适合于任何场合。例如，对敌人不诚实、不仁慈，并不违反道德；而封建社会的亲亲相隐，到了当代社会可能成为犯罪行为。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文学经典都会涉及伦理问题。同时对一部文学作品伦理价值的评判也很难有恒定不变的观点。从不同伦理观念出发，对同一个人物的伦理行为，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逃跑的奴隶，在奴隶主看来是罪恶的，在奴隶看来是勇敢、正当的。李白成是寇寇还是英雄，各方的意见不可能统一。

再看审美价值。尽管对什么是美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对美感的界定还是基本一致的。美感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自由的、超功利的、愉悦的、游戏的情感体验。所谓审美价值，是指客体让主体引起或满足美感体验的作用和效能。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引起美感即产生审美价值的基本条件，是我们阅读作品时既知道它所描述的一切并非真实的生活，而又在其中看见了我们所认为的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来自其对人类生活的反映。

那么，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通过文学经典的产生过程来看。作家在创作一部第一价值是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时，必定先要形成对生活的距离感。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处于这种有距离感的审美创作心态时，作家会比在深深嵌入现实生活中时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和把握生活，更恰如其分地表达对人物的同情和伦理判断。正是在这种以审美为基础的文学创作中，包法利夫人和安娜才脱离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预先设计，按照生活的逻辑走向了死亡；恩格斯才认为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才把托尔斯泰看作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所以，基于审美活动创造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地反映和评价现实生活；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才能获得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在一部完善美统一的文学经典中，美的价值是先于真和善而存在的。

相反，假如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价值是伦理价值，那么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也一定首先怀有深刻、强烈、鲜明的道德理念，否则，作家的动机和作品的效果就会出现矛盾和差异。而当作家没有保持对生活的距离感，不是怀着对生活的那种自由的、审美的、超脱的、游戏的心态，而是带着强烈的道德评判动机进行创作的时候，这部作品的审美性、超越性、娱乐性多半就会大打折扣。一旦其审美性、娱乐性、超越性弱化到一定程度，其实就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成了文学化的道德作品。这样的作品也许一时会产生很轰动的道德批判效应，但时过境迁，往往就销声匿迹，很难成为经典作品，长久的伦理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同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怀着强烈的道德动机写出了千古流传的文学经典的作家似乎是很少见的。倒是很多经典作家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道德评价都怀有很深的矛盾心理。从狄德罗的《拉莫的侏儿》，到莫泊桑的《羊脂球》、司汤达的《红与黑》，莫不如此。

所以，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审美价值一定先于也重要于伦理价值，从伦理需要和伦理原则出发无法解释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因，也无法解释文学经典何以会穿越时代和国度，让亿万伦理观念迥异的人们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与文学作品的核心价值，难道二者不可等同吗？当然是不能等同的。所谓核心价值，是指客体基于其自身主要属性而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特定需要的那部分功能和作用。当我们说某事物的核心价值的时候，既是在表达主体某种独有的需要及客体独有的属性，又是在把该事物与它的同类事物区别开来。当我们说文学的核心价值时，既是在表达文学与人类需要的核心关系，又是在表达文学与生产工具、宗教仪式、科学定理、道德规范、生活习俗等非文学的人类造物之间的区别。而说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时，则是在表达文学经典与人类需要的核心关系，以及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审美价值，都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因而，把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表达为审美价值，既没有揭示文学作品何以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也无以把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让我们从文学经典的内涵和特征说起。文学经典的另一个常用名是文学名著。美国教育家、哲学家MJ·阿德勒这样阐述文学名著：“为普通人而写，论述的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题材和人生有待解决的问题；通俗易懂，不卖弄学问；拥有最广泛读者；永不过时；令人百读不厌；最富有教育意义。”前面我们已提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于我们从其中看见了理所应当的生活。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文学经典或文学名著其实是关于生活的最好的教科书。希腊人听着、吟着《伊利亚特》《奥德赛》，先秦人读着、唱着《诗经》《楚辞》，千百年来的中国人读着唐诗、宋词、《红楼梦》，在美的体验中，认识着生活、理解着生活、感悟着生活。

高尔基说，“文学是艺术。”在人类所有的文化造物中，惟有文学依靠人类的审美观照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全面、深刻地把握着、描述着、传达着完整的人类生活，也提升着、改造着、培育着人性。而文学经典与非文学经典的区别，就在于文学经典总能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中抓住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总能让我们强烈地感悟到那理应当如此的人性。上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看见那种生活和人性。那种生活和人性，就像艾略特说的，是“成熟心智的产物”；也像库切说的，是在与野蛮的抗争中，会被人不惜一切代价紧紧地拽住；的“劫后余生”的东西。那样的生活和人性，超越伦理、世俗，超越时代，是所有想要更懂得生活、更富有人性的人们，所必须阅读和学习的东西。

所以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其实应该是审美价值与生活教育价值的重合部分，也许应该称之为“审美教育价值”，取审美典范和生活教育之意，有审美示范、培育美感、教会生活三层含义。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们以其自身的属性，能为后世作家创作树立典范，能为普通人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奠定基础，能成为各个时代的人懂得生活、更富人性的教科书。

# 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

□王岳申